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0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獻初編

世界大戰圖解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160

政治
外交

虞和平 主編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獻初編
世界大戰圖解



大象出版社

戰時小叢刊之二二三

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夜

戰時出版社出版

宋慶齡等著



戰時出版社刊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目錄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史東	一
從中國到直布羅陀陣	密史納爾	七
綫上兩個紀念的鬥爭		
中日大戰與集體安全的威脅	李孟建	一二
從強盜結夥說到太平洋集體安全問題	許滌新	一九
和平國家團結起來	李維諾夫	二五
和平的呼聲	羅斯福	二七
和平呼聲的響應	蔣介石	三二
爲維護國際條約之神聖鬥爭	孫科	三三
戰爭的神聖同盟和民主國的和平怠工	白黎	三五
中國抗戰發動後的國際形勢	張弼	三九
長期抗戰中之國際局勢	楊公達	四六
國際間的縱橫離合與中國前途	金仲華	四九
國際陣線的演變與中國抗戰	張志讓	五二
從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	胡愈之	五八
巴黎三十一團體爲中國事件聯合宣言	人權雜誌	六一
日本在國際上的掙扎	思慕	六四
致英國工黨書	宋慶齡	七一
中日戰爭給予英國的影響	張明養	七六
美國對中國抗戰的觀察的態度	李俊龍	七九
英美共同抵制日貨就制日本死命	扼朵梨	八七
英日會開戰麼	Ishimaru	九五
香港的地位與英日戰爭	巴萊脫	一〇七
中國與德義	佚名	一二二
德意兩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	馮仲足	一二五
歐洲的棋局	余寬	一三八

第二次世界大戰，顯然是因了太平洋上中國對日本野心家不斷侵掠之堅持抗戰，而到達了爆發的前夜。爲了要理解這次大戰的前因後果，和怎樣地來爭取世界和平，所以我們續出了這冊小書。

關於蘇聯在這次大戰中所採取的態度，她的準備和她的命運，那與中日戰爭的聯繫更爲密切，所以我們另編「蘇聯與中日戰爭」一書，以供更詳細的參攷，在本書中不另列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

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

史東

許多人反對美國的參加集體安全，那全因為他們感情上認定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七年是相同的。平漢 (Alfred Bingham) 在其當心歐洲戰爭 (Beware of Europe Wars) 小書中寫着：「在最近一二年裏面，原來那批好戰的和平主義者的男女們，又在用盡心力向美國傳播一種思想，就是我們必須馬上再『爲民主』而戰，再來反對一次那同一的敵人，雖然他的名字已把『普魯士軍國主義』改做『納粹主義』而他的髭鬚也已從四英寸縮到一英寸。」說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跟法西斯列強開戰那是毫無理由的，說贊助集體安全就是贊助新的世界戰爭，也大成問題。一九一四年跟一九三七年的主要區別，難道就是三寸髭鬚麼？反對孤立的說法，並非根據着這種區別。這是值得探討一下的；探討的結果固然不能決定國策，但却可以說明大部份工人，自由主義者以及急進分子對於國外事情的態度。

法西斯主義和凱撒主義並不是同一的東西。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國，有着歐陸上最進步的社會和勞工的立法，有着歐洲最大的社會黨。它的工人雖沒有特權，但至

少在國內處着被保護的地位。言論是自由的，工人的報紙也有力量。這時候的情形是很難跟今天的德國相比的。

在一九一四年的世界中，英國和德國競爭着殖民地的擴展；德國和法國等待着另一個機會來清算他們算不盡的血賬；奧匈帝國注視着俄國勢力的暗中侵入巴爾幹；英國和俄國互相睨視着波斯和印度的邊境；日本和俄國都感到他們有在遠東再打一次的一天；德國夢想着柏林到報達的鐵路；所有列強都熱切注視着博斯福魯斯(Bosphorus)。非洲的分割和摩洛哥的危機剛告終了。世界上有所謂泛日耳曼人泛斯拉夫人，泛回教徒，以及不列顛帝國。也有所謂金圓外交。和平運動雖然非常積極而且可信(例如海牙法庭的設立以及老羅斯福的演說等)，可是帝國主義大決戰的時候終於來臨了。

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有許多到一九三七年還是存在着；這種相同點對於牠們探索今天世界迫切需要的國際秩序，正是一種警告和指示。但不同點和相同點在我們分析中却是一樣的重要。在一九一四年，世界現狀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威脅——一個世界的「力士」爲着生產力盲目尋求更大的場合，而受國家疆界的阻礙。一九三七年擾亂世界的勢力却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私生子。它剝奪個人的自由，箝制輿論；把本多凡尼亞煤礦公司最厲害的剝削方法擴大到全國，虐待歐洲各國的白種人，像各帝國主義者在「落後國家」中慣常對待有色人種

一樣；破壞職工會，把勞資雙方擺佈在戰爭機構的支配之下。這一切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無須再加重複。總之打着「渥太華」，自給自足，孤立口號的運動，大大地減低了國內的購買力，而使外國市場更成為必需的了。戰爭消耗的鋼鐵越多，人民吃到的麵包越少。國內縮緊的褲帶，提高了促成戰爭的壓力。

帝國主義釀成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法西斯主義釀成了一九三七年的戰爭。但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對外又兼對內，對付自己的人民，同時又是對付外國人。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要拉攏海外的德國人跟其母國相密接；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正跟一九三七年的德國一樣，夢想着一個大德意志。然而一九三七年的德國和一九三七年的意大利却更有着新的武器。第一就是反猶太主義的毒菌，這是一種分裂民族的有力工具。把這散播在各民主強國的中間，可以使得法國人反對法國人，英國人反對英國人，美國人反對美國人，以挑迫小規模的內戰來削弱一個國家。第二就是共產主義的「惡魔」。法西斯主義用了這種「魔怪」來恫嚇民主國家的統治階級，然後取得某種代價給他們以保護。在一九一四年，海外的德國人是間諜和偵探潛在的核心，雖然愛國主義禁止着外國人民來幫助他們，限制了他們活動的効力。但是一九三七年，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却在各國形成了有爆發性的核心。這種核心可以訓練和指揮當地的法西斯黨，例如他們今天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以及美國國內所進

行的就是。(最近巴西的法西斯政變，美報認為與意大利有關，更是具體的例子——譯者)。

在目前，民主社會中開始顯得缺乏愛國心的是上層而不是下層。當德國政府允許列甯和托洛斯基秘密通過德國到俄國去，它就是希望利用工農對於帝俄愛國心的倦怠。來結束東綫的戰爭。可是一九三七年的德國政府却不是利用勞工階級，而是利用銀行和企業巨頭的「不愛國」心理來反對他們本國的國家利益。鈔票不復散播到前綫的戰壕裏去，法西斯主義所培植的感情勝過了金錢。一九一四年的英國會允許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像他們今天在西班牙的為所欲為，或像他們明天在捷克的為所欲為嗎？這是很明白的，一個保守黨政府，代表着英國銀行家，商人和工業家的統治階級，是違背帝國主義的利益的。里奧汀多(Rio Tinto)銅礦的主人，害怕着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也許要強迫他們提高工資，而法西斯統治下的西班牙，却會幫助他們取消職工會。他們固然也害怕德意將代替英國資本來統制半島，地中海的帝國交通綫將不安全，英國在近東，中亞，遠東的地位將大為削弱，然而對於前者的恐懼，顯得要比較後者強烈得多。

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並不只是代表着一種名稱或鬆緊長短的變遷。技術的進步是跟它相伴而行的。派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平漢小冊子序文中很欣慰的以為大西洋是一個「好闊的大洋」，然而最近飛到凡倫西亞轟炸的意大利飛機隊，也正是飛到芝加哥來的飛機隊；

地理的分隔早就給萊特兄弟聯接起來了。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一九三七年不同於一九一四年的一點；還有一點是蘇聯的興起。一九一四年的俄國，是一個腐敗的，半封建的，專制的帝國，雖有憲法的裝飾，但腐敗至於極點。從這個壞疽的有機體，滲露着一切垂死的西方文化特異的氣味——反猶太主義。一九三七年的俄國，却成了我們時代中偉大的社會試驗的幕景。在最困難的環境之下——缺乏資本，缺乏教育，缺乏國際的安全——它統治的黨努力把歐洲各大國中最落後的一個改變為最前進的一個。蘇聯工農階級的生活，目前雖還比不上美國，但却已不是沙皇時代或巴爾幹的工人可比了。政黨雖然只有一個，但秘密投票的方法却授給工農以反對專制，貪污和他們政策的武器。新憲法的建立，更使蘇聯走上了真正民主的道路。

俄國革命同時也反映到它的國際關係的上面。一個封建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一定要向海外去找尋征服的新園地；國內好幾百萬無衣無食無家可歸的工農，固然是一個巨大的潛在的市場，但這個市場在沒有推翻沙皇主義之前是無法開放的。目前的蘇聯，却正於開發它的資源和工業，並提高它的生活水準。它的軍隊是自衛的。它宣傳的機關也靜止起來，因為革命的氣息，已完全給和平與建設的願望所代替了。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興起，使共產主義政治家放棄了他們過去急進的態度——因此這種態度正幫助了希特勒的奪取政權——而與民主

國家相聯合，以維持國際的和平；與自由主義和社會黨團相聯合，以防止西方民主主義在法西斯主義衝擊下的崩壞。

不錯，這個時期的口號和戰爭呼聲正是一九一四年的回聲，但這並不是說情勢是完全一樣的。呼聲儘管還是「擁護民主以求世界的安全」，可是這呼聲的後面却有着實質上的不同。在德國議會中，不會再有社會民主黨起來贊成戰債；各國自由主義和急進主義的人們，都聯合起來幫助瑪德里，因為他們知道瑪德里的防線同時也保衛着普拉格和巴黎，甚至倫敦和紐約。法西斯列強已發動了國際階級戰爭，他們想利用這個作為征服的工具。他們不僅是帝國利益而且是民主政治的威脅；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教訓了我們偏執的急進派不應輕易對付。法西斯主義比舊式帝國主義造成了更嚴重的社會騷亂。法西斯主義實行擯斥了合理主義，個人自由和自由結社。法西斯主義同時威脅着民主政治和世界第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

平漢說：「美國今天反納粹的情緒，已成為蘇聯外交部手中的『種武器了』，這也許是對的。但反共產主義的情緒成了德國外交部對付非共產黨的人民的武器，却尤其來得確實。不過，蘇聯希望的是民主國家中反納粹的情緒，可以幫助牽制法西斯的列強並維護和平；納粹發動反共產主義的宣傳，却是挑迫戰爭。各階層進步分子和急進分子，都知道不應讓法西斯來分散他們的力量。他們必須從海外學習這同一的教訓。柏林公然的侮辱民主國家，戈培

爾叫民主國家做「笨牛」。歐洲民主國家的上層階級，常在國家利益和親法西斯感情中間動搖不定，一當法西斯主義直前進展，他們便會弄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今天是瑪德里，明天將在布拉哈。安知沒有一天不來叩擊我們的門呢？西班牙共和國的經驗證明着，當這樣時候來臨時，只有聯合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爲自由和生存而戰。（美人 I. F. Stone 原著，實符譯自 The Nation）（集納週刊）

從中國到直布羅陀陣線上兩個觀念的鬥爭

密史納爾

從遠東的韃靼海峽，直到直布羅陀的一萬二千公里的陣線上進行着鬥爭，這鬥爭是殘酷的，猛烈的。這陣線的一半已經籠罩着戰爭的火焰，另外一半，雖還沒有流血，但是那裏進行着雖不表面却很緊張的決鬥。

只有皮毛的觀察者才不看見這陣線上個別地區的鬥爭間的聯系。

只有不深思的觀察者才把這聯系解釋作某某國，某某集團國的帝國主義的目的。

用不着特別費腦經，便能瞭解現在在三個大陸上進行着兩個觀念陣線間的鬥爭。

內戰，暴動，叛亂，討伐，恐怖，這一切都是達到同一目的不同的方法。蒙古人，印

度人，斯拉夫人，阿剌伯人，猶太人，阿比西尼亞人，巴巴利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日爾曼人，拉丁人在三個大陸上都捲進了這個鬥爭，他們現在用着自己各種不同的言語，說着兩種觀念的話。這鬥爭是這麼大，我們普通人都不能抓住它的這統性來。我們只能夠試行揀出這鬥爭的個別現象。

沿海州（蘇聯遠東之省名——譯者）的韃靼海峽赤色與非赤色（白色的，如赤色的思想反對者，黃色的，如帝國主義者都歸入這一類）進行着地下鬥爭。衝突，襲擊，殺戮和破壞重要的對象，在和平狀態的掩護下造成戰爭的情形。爲報復這些對於布爾雪克難堪的事件，赤色者便廣泛的利用滿洲的革命份子，在那裏撫養叛亂的酵素。

和滿洲鄰近的華北，戰事性質愈趨激化。蒙古人是不是捲進這戰渦，這是未來的問題。但是現在戰爭的範圍已經超過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

中日戰爭擴大着，威脅着別的民族也必須率進這戰爭。據最近的消息，遠東糾紛擴大到亞洲心臟內部，蘇聯已經部份的捲進這糾紛，中國土耳其斯坦，或稱新疆的地方已發生戰事，日本人做了許多阻難蘇維埃統治這地方的事情。

日本的特務機關設在加布爾（阿富汗京城），至今已經三年了，它的任務是在新疆建立反蘇聯的勢力。這任務成功與否，還是蘇維埃得以鑽進了中亞細亞以補償丟失的歐洲，最近使

能分曉了。竄進這地方的情形，莫斯科很戀戀不捨。因為紅軍佔領新疆之後，可以建立俄印國境，這是彼得大帝以來就扼着英國人的大威脅。

按阿富汗國領土是幼虫形的，另附長三十公里，闊二十至四十公里的尾巴，橫臥在興杜古山頂上。這給阿富汗的附加物只是爲了使俄國的土耳其斯坦不能和印度的北部疆土發生關係。現在如果蘇聯的國境兵在加拉柯魯姆山上佈置亘延五百公里的崗位，這個垣牆使沒有用了。這個新形勢（假使它形成的話）的軍事意義並不非常大，因爲一片沙漠的平原和山嶽起伏的荒地不合使莫斯科與倫敦之間在這地方發生什麼嚴重的戰爭。但是這條唯一的英蘇的新國境線對於接援印度的不穩份子却能做一個出發點的根據地。

再有，現在武裝的鬥爭已瀰漫了整個的阿剌伯。如果還有阿剌伯人的國家沒有捲進這武裝鬥爭的漩渦，那末無論如何那裏還有那些覬覦回人世界保護者之名義的國家在進行着最緊張的競爭。阿剌伯人的前鋒——巴勒斯坦的阿剌伯人（其他地方的阿剌伯人也隨時和這前鋒自動的聯合起來）正在巴勒斯坦進行武裝的鬥爭。一個國家裏兩個民族的鬥爭在這兩個敵對民族的調解中間漸漸變成兩個大國的鬥爭了。意大利在巴里的無線電，用阿剌伯話所作的宣傳，可以充分明顯的證明，巴勒斯坦問題已經不只是阿剌伯與猶太人的問題，而是英國與意大利的問題了。

鄉在巴勒斯坦路上的炸彈，射在巴勒斯坦城裏的槍聲說明着在阿刺伯的積極性，這積極性是對於外國人在阿比西尼亞積極性的回答。阿比西尼亞雖然離着觀念的陣線很遠——觀念的也遠，地理的也遠——但是它都也拖進兩條陣線的鬥爭了，因為這兩條陣線的列強還沒有到公開戰鬥的時候，它們暫時用黑種，黃種和棕種的民族在戰鬥。

這個戰鬥會擴大並蔓延到已經預備好戰爭的新地帶去。又調派軍隊到利比亞去，無疑是證明非洲北岸在準備着新的事件，利比亞信有很重大的戰畧的意義。如果地中海流域發生糾紛，那末意大利的敵人要把特里波尼達尼亞港和基林那加港從意大利人的手裏奪去之後才能奪得意國在西濟里灣的霸權，即由地中海東部到西部的霸權。所以軍隊調往北非實有防衛的目的——從利比亞可以威脅法屬土尼斯，奪到土尼斯之後復可以使意大利在西濟里灣的霸權更成為完全的。

把土尼斯和阿爾齊尼包括在未來武裝鬥爭裏的準備是進行得這樣積極，連法國國防部長也認為必須對於這兩個法國屬地取有力的辦法了。

那裏雖還沒有流血，但已經收括在觀念鬥爭裏了，兩個觀念（在北非人種和宗教之特點的三種形的複雜觀念）的鬥爭在意大利和法國宣傳機關的充分緊張中展開着。

這龐大戰線的左翼——西班牙——現在正在非常重要的事變中，佛郎哥已經統有了北部

的最後殘留的地方，逼迫着赤色者讓渡。他已俘獲六萬赤色者的消息，如果是確實的話，那末萬冷苗的兵力又削弱了幾師軍隊，佛郎哥現在却有不少後備兵。後備軍雖然不足六萬（對早已解散退伍的阿斯杜里陣線上的軍隊比較，佛郎哥的軍隊數量很不平衡，幾乎少了兩倍，）但是這六萬兵在一個西班牙陣線上出現之後，能夠比其他陣線上更快的把北方戰綫活潑起來，佛郎哥準備在這地方把左派的西班牙和法國截斷。

希洪的佔領是事變的進展所早就預定的，這證明白色的西班牙漸漸接近終極的勝利了，赤色的西班牙在軍略戰勝計劃上仍舊只有一個指望（就是瓜達拉哈的勝利）。不久他們曾企圖在拉貢陣線上展開進攻，結果這和從所作過的同樣企圖一樣，白色者轉取反攻之後，把赤色者的計劃打破。

西班牙共和國軍隊的不平凡的頑強非常可驚他們在四百五十天中沒有停歇一天的進行着戰鬥。假使這個頑強又削弱下去，那末戰鬥還要一個月一個月的牽延下去，召回志願兵是不能使戰事早日結束或者更加延長，現在還說不定。

外國兵是不是離開西班牙，——這問題是在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這問題實在只虛有着聲譽：它的解決對於西班牙的命運並沒有很強烈的反映，對於世界，一部分是歐洲的形勢也只會很少的影響。在分裂或兩部分的人類的面前，它只是許多問題中的一個，只是世界上所進